

和你一起在赫草

(外一篇)

□彭澎



彭澎 贵州省毕节市人。著有诗集《你的右手我的左手》《西南以西》、散文集《酒中舍曲》、长篇散文《沧浪江边的百年家族》、评论集《西黔诗话》、长篇小说《家谱第二十四卷》等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仿佛从高空陡然而下，万千云影散乱开来，道路就在此时轻悄转了个弯，便到了作为县城的赫草。村舍或是河流，从天地之间徐徐剥离，暗淡或者明朗，飘移着，交叠着，融汇着。如果路扯直，去的地方，是威宁，再远，是滇池。去了无数回，也来了无数回。脚下的路，是“326国道”，如今有些沉寂，好多人于斯，早是淡记。抗战时不一样，一度车来车往，人噪马嘶。其时，是为家国生命线，滇缅公路沿线，直通大后方。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，完全系于这条滇黔民众血肉浇筑的大动脉之上，在当时，别无替代。路上的种种，世人忘记了，路不会忘记。

在贵州省，我最愿意去的山有两座，一座是铜仁市的梵净山，一座就是毕节市的韭菜坪。凡是读了点书的，都知道韭菜坪。于贵州省而言，韭菜坪算得上是重要的地理标志，是贵州省的最高峰，也是“贵州屋脊”。这里说的，是小韭菜坪。与之对应的，还有大韭菜坪，满山铺陈着紫罗兰色的韭菜花。八九月间，韭菜花开得漫山遍野。有人会觉得奇怪：海拔高的，称小韭菜坪；海拔低的，反称大韭菜坪。问了其中缘由，大多语焉不详，说法不一。

去的次数实在有些多。多是陪人去，一次再一次，陪了一拨又一拨，省内的有，省外的也有。天地大道，岁月深沉。每每去了，视角有异，心境有别，都会萌生些许崭新念头，每去一回就有一回的所得，并不因为重复，心生半点不快。初次去韭菜坪，已过去了20年，记忆却抹不掉。也是开一个笔会，当时何土光老师也在，前一个晚上，住毕节市。夜里吃过饭，何土光老师他们一行，去了我家水巷子的老屋。我在旁边陪着，浓浓的话，淡淡地说，毫无倦意。第二天一早，准点起床，随车去了细雨蒙蒙的山间。到得珠市河，雨水直直下了来，青山如黛，若隐若现，村舍也看不清。

稍作停歇，我们去了小韭菜坪，说是看洛布石林。当地一个陈姓村民新近才发现的，还附了句“并不比哪里的石林差”的话语。车只能停在山脚，留下一些人，在草地上看当地村民表演，地龙滚荆或是“撮泰吉”。余下的，一并上山。起初是些浅矮灌木，越往高处走，只余下些山草，伏在地上。草地上沾满了隔夜的露水和新下的雨。四周静寂，连虫子的叫声也悄无声息，一队人马走过，声音也丢进荒芜去了。无一条现成的路，余光扫过的地方，仿佛又都成了路。

石林深藏在雾里，透雾而立，仿佛熔铸于高天之间。山石陡峻，参差错落，或站或卧，或兽或禽，千奇百怪，却各式各样。半山多矮草、灌木，这里居然有了树。有的生长在岩石缝隙里，有的围着山石长成，还有的，从巨石底部斜身长出来。树手腕粗细的居多，最粗的不过碗口。其硬度堪比山石，钢火差些的刀砍

在上面，估计得刀裂。荆棘丛生，藤蔓横斜，随处都是天然景致，这边还未看尽，一个天地大景又扑面而来。不知不觉两三个小时过去了，纵是冷风灌面，也吹不走骨子里的燥。于是，我们决定回程，所到之处，不过十之一二。临近出口，我看见一块形体完好的伏地异石，盘碟大小，中央有鱼形化石，惜乎岁月沧桑，残缺了尾鳍，左右缀满贝壳、水草等。想此地山高路远，料无人会运驮而来，便以为此地原本是大海，历经地壳变化，由大海化为大山。后来，我就此咨询过专家，回答与我之前的想法基本吻合。此次南风笔会，我去了石林，天清气朗，物境两融。看完“彝族撮泰吉”表演，时间所余不多，转悠片刻，便急急下山。时间虽短，却让来自天南地北的作家们惊叹不已，厮身其间，心眼两悦，此进彼出，赞叹声比脚下的脚印还多。

席地而坐，安然观看有“戏剧活化石”一说的“彝族撮泰吉”。“戏剧活化石”这一定位，是曹禹先生提出来的，有一定的准确性和权威性。2006年，“彝族撮泰吉”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文道华为代表性传承人。“彝族撮泰吉”，专家又称之为“变人戏”，描述的是本土彝族先民的远古生活。角色是远古神魔的化身，彼时，神鬼不分，人猿揖别，猴脸、鼠牙，吃野果、喝露水、穿树皮。天地混沌，神秘幽远。突颧、塌鼻，头戴尖帽，着黑衣，缠白布带，头饰呈尖顶状，罗圈腿步态，手拄木棍，言语为抽气发音，含混不清。故此，多用面具辨别彼此身份，其特征和西南地区的傩戏有相似之处，亦有迥异之处。

“彝族撮泰吉”多在正月初三到十五开展，不像现在，可以作为文化或旅游的内容，随时表演。相关资料介绍道：“彝族撮泰吉”有祭祀、驱鬼、逐疫、趋吉、纳福之意。其间讲述的，是远古先祖创业、生产、繁衍、迁徙的历史。表演形式粗放拙朴，以粗犷会意的动态语言，模仿原始先民生活状况，再现原始的刀耕火种、驯牛耕地、薅刨收割、脱粒翻晒、丰收贮藏等生产过程。台词主要为驱邪、述史、祈福。其中，除了山神老人用常人声调说舞语以外，其他几个“撮泰吉”老人，则用抽气冲击声带发出类似猴猴的叫声。

“彝族撮泰吉”是本土的彝族古老剧作，这些年看了很多次，光是在韭菜坪上，就看了两三次。剧场里也看过，赫草、威宁、毕节的都有。在我心里，山野里的“彝族撮泰吉”才是真正的“撮泰吉”。剧场里的叫戏，做出来的；而山野间的，是生活，真正用血脉演绎的灵魂之舞。

天气晴好，翻过一道坡去，眼里的世界陡然成为别样情状，纵横捭阖，风吹草低换成群山来朝，乱峰叠嶂。阳光烈，秋风劲，止不住心灵的激荡。道路早已不是当年知晓的模样，循山环道，有隧道，也有桥梁，还有在半山腰或者山岭修出的盘山路，都铺了柏油。在大河之上，在高山之巅，我们去二台坡，现在称为阿西里西大草原的地方。天地广阔，草甸一如既往，葆有着温婉的曲线，此起彼伏。皇天后土的气象，扑面而来，有些轻柔的内心，不时被碰撞着，击打着。阳光适时暗淡下去，和这即将开始的凝重情节吻合起来。

恰好是草地间最为平整的空地，一群身着白衣的苗家汉子，远远走来，手里握着的芦笙，是他们须臾不离左右的生命之乐。队列的前方，长者手执牛角，低沉粗犷之声破空而去，脚步沉稳，一阵沉重的鼓点，划过芦笙的沉郁。一段伟大的历史即将在这种原初的表演中，得以一一呈现。这就是苗族的《西迁葬笙曲》，一段他们从遥远的黄河上游历尽艰辛、辗转迁徙来到黔地安身立命的生命史诗。

在赫草，苗族世居的历史，可谓久长，其语言隶属汉语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。作为贵州最大的少数民族群体，苗族的历史，要么留在古歌里，要么留在舞蹈间，要么绣在衣饰的花纹里面。有专家称，他们

的衣饰是无字的史书。在我的理解里，苗族的表达更为含蓄，最是善于用简单的方式，解释繁复的事理。

我把苗族看作一个最具浓郁幸福感的民族，按他们的说法，能说话就能唱歌，能走路就能跳舞。当然还有一句更厉害的，能喝水就能喝酒。即使是在早先的苦难生活里，他们也不会忘记用歌舞来表达自己的内心，表达自己对未知命运和前程的追问和诉说。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幸福里，他们幸福在自己的生活里，简单而富足。

之后，我们在有海雀的明媚阳光下，看了同一脉络体系的《大迁徙舞》。陡然间，我看到一条浑然自成的劲流，隐隐约约飞越在时空之间，前无头、后无尾。不知不觉，一股强悍力量，引领我们，越过黄河，越过长江，越过河流，越过峻岭，一步一步，来到远天远土的化外之地。整个场面简单、素朴，曲调缓，节奏轻，场面简约。男子的装束，就像他们的生活，平实而清淡，直接而明晰。女装不一样，花样多，每一道花纹和图案都有着深刻的含义，代表着西迁历程中的种种艰难与悲欣，表述着对远离的故园深深的惦记。一切仿佛已是久远，一切又仿佛就在身边。遥远之中的今生，今生之中的遥远。

无端地，总要想起早期的赫草。20世纪80年代，我们还年轻，往往会借着酒意，隔山隔水，一路走来。街道两边的道路并不宽展，任我们东倒西歪，也碰不到两边的墙壁。路人见怪不怪，淡淡看上一眼，径自前去。街上如果没有几个醉酒的，在他们看来，就是不热闹，倒不正常。有时从前河走到后河，或从东边走到西边，酒话还不曾抽清，倏忽之间便已到达，旧友眼见，省了寒暄，便是一番酒场厮杀。现今，县城扩展到山的阳面，顺山势抬高，沿山开路，沿路筑城，凿了隧道，把山的这边和那边连在一处。当年的青山，现在唤作白果，成了新城，已不可同日而语。高楼林立，原先一眼看去，满眼的山山水水，如今看来，除了房子，还是房子。

夜晚到来，和几个旧友循着河沿出去，酒照例是要喝的。话语不必太多，杯起酒尽，几杯下去，醉意顿自浮出，时光悄然，折转回去，早分不清是旧日的夜郎，还是今日的赫草。是旧日好呢？还是现在好？有人在边上说了起来，便被一杯生牛端过来的酒挡了回去：还是酒好，酒好！有你们在，哪样都好！

我心安处

是的，就是现在！我想做的，是回到老家的小村子里去。回去，在后来搭建的小屋子里，静坐下来，尽量用窗帘挡去屋外的光，留下一丝从空隙透出的光亮，从远处透过来。黝黑的世界，静寂、清雅，茶的幽幽雾气还在，从壶里飘荡逸散，拂到脸上，心也便静了。人生走过40年，所谓不惑，说的是基本能看清这些年的来来去去，哪些事情可以做，哪些事情不可以做。能做的，该进到哪个层面；不能做的，又该退到哪个层面，这样的度，也只有到了这个年齿，才能明白。当然，凡事不能一言概之，但也是该明晓的时候了。

老家的村子，从行政区划上来说，隶属海子街镇。海子街，一向为黔西文化重镇，如今散落各地的学子，数万人之众。作为一个地理名词，海子街如今的海子街镇还要大得多，它原来的区域要加上如今单列出去的小坝镇、八寨镇、田坝桥镇，人口约20万。

海子街的盛极一时，当推抗战期间。那时，国土大部分沦陷，国际救援物资只能由史迪威公路，经滇昆公路转昆明，至毕节入川，再辗转去其他地区，川滇公路局当时就设立在海子街上，毕节城区到川黔界綫，不过70公里。据说，当时的海子街，算得上是一个国际大通道，车辆络绎不绝，四方辐辏，操持各类语言的人，比比

皆是。文庙、戏台、学堂应运而生。海子街入川的这一条通道，称“321国道”。事实上，之前海子街也很热闹，康熙末年的“湖广填四川”，大批从湖南、湖北、广东、广西等十几个省份过来的迁徙人流，多经海子街，才去往四川各地。

海子街素有历史意蕴，本地有旧石器时代中期洞穴遗址2处和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大洞遗址，均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其历史在13万年到17万年之间，出土石制品有石核、石片，用火遗迹有炭屑、烧石、烧骨，动物化石有中国黑熊、虎、竹鼠、豪猪、猕猴等。

大抵是历史渊源久长，耕读传家便成了海子街村民自然而然的事情。书读多了，好处也是看得见的，机遇到来，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，做着各种职业。周素园、林青等，是时名满华夏，为一时闻人。他们之所以留下名望，更多的，还都是因为文化元素。

每个人的写作，总是不会离开故里。这些年，我笔下的世界，仿佛也当是故里旧事。早先时候，我写下的舍曲种种，与海子街也有关联，只是，中间夹杂着我曾经生活的阴陈小镇痕迹，也杂糅别处的风物。那些可以说的和不可以说的，或者别人愿意听的和不愿意听的，一旦坐下来，就都一一汇聚于笔下。过去我写下的文字，多些山间飘散的云烟，美纵然是美的，却也只是文人的自况，而我的现在，得有为文的良知扎进去，让生命的痛，从中浸出血泪来。作为一代人的良心，有责任去做好。说起我的文学，是从老家的村子开始。那时还是中学生，我偷着躲着地写，写着写着，就写开了去。我出生时，村子叫作彭家寨，在以前，它还有一个名字，叫作火烧箕。就村子的原意，连尚在的老人都不能明白说出，只能臆想。黔地多山，盆地难得，村子正好置于盆地里的田坝边。如今，田坝有4个行政村：前所、柏杨林、彭家寨、尚家寨。在以山地为主的区域，是本地最大的一块田坝子。“四围青山，中卧良田。”多年前，我这样写道。只是这些，慢慢地，就会成为记忆。根据有关部门的规划，已经有一条公路从中间切开，两边大片的良田据说要变成居民区，接纳从各地来的人。村民们听到可以住进高楼，大都巴不得这样的日子早些到来。四周的百年村落，也将变成城市的一个区域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当中蕴藏的文化，有些可以在地上找，有些只能深入土层里去。

山唤作青龙山，是国家级森林公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正对着村子，算是这一山脉的主峰，我们称为五公山。曾经就此问过老人，老人茫然着，五公山，想来必有来历。顶上我们去过多次，早期林茂谷深，得从草莽中踏出路来，时有花蕊染指裤腿。最爱粘黏在衣裳上的，还有唤作粘草籽的东西，一缕一缕，轻易拂不下来，得一颗一颗折，费尽气力。进入山林，其间时不时也会有红腹的锦鸡扑闪着，从林间惊起，跳动着，尖叫着飞向不远的林带。四周随即静寂，我们又向前而去。响声再次冒出来时，可能是蛇，也可能是野兔或是狐狸。早几年有过狼，有过花豹，可惜这些年再不见踪影。山頂上有工事，垒得好好的，得是专业人士才能做得如此有模有样。石头边缘光洁，背阴的地方长满了青苔，昭示着年代的久远。相传是太平天国时期所为，翼王石达开曾在此指挥战事，是真是假，已无实物或是文字可据。本地便有多处如此的旧迹，也有这样那样的传说，倒也吻合。

山上的树早期过于茂盛，穿行起来，不能顺畅地走去走来。两三年前，五公山烧了两三天，山上林木所剩不多，留下一棵两棵悬在山崖，像是久历苍茫的消息树，在风中摇晃。眼前的，大多童山一片，每每回乡，却也不忍细看。之前有要上山走湿的习惯，也慢慢少了兴致。好在本地润湿，土壤肥美，即使不管它，两三年，它又长得满坡青绿，不过都是些小小灌木，或者草莽，早先的油松、桉木、红豆杉、青

冈，再也见不到了。

半山一处，本地叫作银洞的地方，残有几棵山松，间几棵梓木，崖壁陡峻，显出一副孤立无援的无奈。银洞悬在半山，据说民国期间曾有规模开采，至于结果，乡人早是语焉不详。洞口我进去过，不高，许是当初本着节约成本，或是不便张扬之故，口窄，容得一人转身，远远看过去，杂草丛林，把洞口严严实实护住，深不可测。时正酷热，风声滴落，再听，一眼清泉汨汨流淌，四处飘散。错过烈日光焰，可以感觉到冷浪从里面灌出，有风从里面刮出，正好接住，冷，有让人打寒噤的感觉。

早早地，太阳从五公山的斜峰漫过来，落在门前一波万顷的稻田上，红红的，并不刺眼，只是，中间夹杂着我曾经生活的阴陈小镇痕迹，也杂糅别处的风物。那些可以说的和不可以说的，或者别人愿意听的和不愿意听的，一旦坐下来，就都一一汇聚于笔下。过去我写下的文字，多些山间飘散的云烟，美纵然是美的，却也只是文人的自况，而我的现在，得有为文的良知扎进去，让生命的痛，从中浸出血泪来。作为一代人的良心，有责任去做好。说起我的文学，是从老家的村子开始。那时还是中学生，我偷着躲着地写，写着写着，就写开了去。我出生时，村子叫作彭家寨，在以前，它还有一个名字，叫作火烧箕。就村子的原意，连尚在的老人都不能明白说出，只能臆想。黔地多山，盆地难得，村子正好置于盆地里的田坝边。如今，田坝有4个行政村：前所、柏杨林、彭家寨、尚家寨。在以山地为主的区域，是本地最大的一块田坝子。“四围青山，中卧良田。”多年前，我这样写道。只是这些，慢慢地，就会成为记忆。根据有关部门的规划，已经有一条公路从中间切开，两边大片的良田据说要变成居民区，接纳从各地来的人。村民们听到可以住进高楼，大都巴不得这样的日子早些到来。四周的百年村落，也将变成城市的一个区域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当中蕴藏的文化，有些可以在地上找，有些只能深入土层里去。

这些年来，因为文学，我斩获众多殊荣，一些是意料中的，一些却是让我颇颇的意外所得。一切所得，不曾损毁或者践踏他人，尽皆靠着自己的血泪，一步一步，苦苦换来。正是我的忙，衬出别人的惰，别人不高兴，也就自然而然。明里暗里的箭镞，不时掠身而过，我依然故我，该咋走还咋走。平素，则潜心诗文，平常心行事，礼尚众生，只想把文学这等静雅之事做得更贴近其本原，则文坛近年多有轻薄为文的“五坊小儿”“少年鸡”，却是不想让你清静下来，机关算尽，仿佛不把一个清和世界搅动得天翻地覆，不罢休。

这时，我会听到一个遥远的声音传来：“兄弟呀！你只能静默，纵然有着一腔的悲愤与无奈，你也得守住那一条底线。守住它，不单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这本已式微的文学。苦纵然是苦了，细忖之余，你看到一地的阳光，看到那些因为文学而高贵起来的世界，你的心头，却也慢慢释然。”

往深处走，可以看到当年“作文如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，但常行于所当行，止于所不可不止”的东坡先生，尚还让王安石、沈括这等无聊文人整来整去，况乎我等？“此灾何必深追咎，窃禄从来岂有因。”东坡先生的器量实在宽阔，可以将那些无聊者一应弃置于历史的此起彼伏间。

东坡先生有诗：
平生文字为吾累，此去声名不展低。
塞上纵归他日马，城东不斗少年鸡。
休官彭泽贫无酒，隐几维摩病有妻。
堪笑睢阳老从事，为余投檄向江西。
是呀！“城东不斗少年鸡”，应对流言如应对流水，该做啥就做啥。只要自己记得还是一个读书人就行。狂放于山水的清雅，纵笔万般物事于翰墨，当是礼拜东坡先生佳妙之法，也是我们静心修养的所在。比人要好一点的，还有老家彭家寨，那一隅清幽、精神安歇之所。“我心安处，自是故乡”，这就够了，是的，这就够了。

万顷光阴落下来，慢下来，再慢再慢，直到能清晰地自我明鉴，有些飘荡的灵与肉，慢慢归回原本，回到它应该到达的地方。心安，则如意，回家的感觉渐次泛开。这一切的得来，是回到故里海子街，回到彭家寨的缘故。



群山 彭澎